全唐文/卷015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全唐文

这是一个自动生成的页面，需要人工复查。复查后，请移除此模板。

欽定全唐文卷一百五十九目錄

李君球

諫高宗將伐高麗疏

薛元超

請停春殺高敦禮表

諫蕃官仗内射生疏

諫皇太子牋

孝敬皇帝哀册文

薛仁貴

請釋泥熟家口疏

裴孝源

貞觀公私畫史序

韓瑗

理褚遂良疏

韋悰

彈奏秦英文

李淳風

上靈臺候儀奏

議僧道不應拜俗狀

太元金籙金鎖流珠引序

乙巳占序

大恆書序

玉歷通政經序

李君球

君球，齊州平陵人。貞觀中擢遊擊將軍，累授興州刺史，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，轉靈州都督，卒官。

諫高宗將伐高麗疏

臣聞心之痛者，不能緩聲；事之急者，不能安言；性之忠者，不能隱情。且食君之祿者，死君之事。今臣食陛下之祿矣，其敢愛身乎？臣聞《司馬》法曰： 「國雖大，好戰必亡；天下雖平，忘戰必危。」兵者凶器，戰者危事，故聖主明王重行之也。憂人力之盡，恐

府庫之殫，懼社稷之危，生中國之患。故古人云：「務廣德者昌，務廣地者亡。」昔秦始皇好戰不已，至於失國，是不愛其內而務其外故也。漢武遠討朔方，殆乎萬里，廣拓南海，分為八郡，終於戶口減半，國用空虛。至於末年，方垂哀痛之詔，自悔其失。彼高麗者，遐荒小鬼，潛藏山海之間，得其人不足以彰聖化，棄其地不足以損天威。何至乎疲中國之人，傾府庫之實，使男子不得耕耘，女子不得蠶織？陛下為人父母，不垂惻隱之心，傾府庫有限之貲，貪其無用之地。設令高麗既滅，即不得不發兵鎮守，少發則兵威不足，多發則人心不安。是乃疲於轉戍，萬姓無聊生也。萬姓怨則天下敗矣。天下既敗，陛下何以自安？故臣以為征之不如不征，滅之不如不滅。

薛元超

元超，贈太常卿收子，九歲襲爵，尚巢刺王女和靜縣主，授太子舍人。高宗朝累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，拜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。帝疾劇，政出武後，陽瘖乞骸骨，加金紫光祿大夫。卒年六十二，贈光祿大夫秦州都督。

請停春殺高敦禮表

臣某言：臣蒙非分恩澤，一朝拔擢至此，影兢魂，惟思報效。伏惟天皇開直言之路，不棄芻蕘，臣之區區，敢陳微款。伏見近日奏，揚州人高敦禮詐宣乘驛馬采藥，其日奉進去不得至秋即決。敦禮犯狀，實當萬死。但以罪非惡逆，據法合至秋分。臣聞聖人者，德配二儀，則天之為政。今既勾芒戒序，時屬發生，禮稱仲春之月，無焚山林，言順陽而養物也。仲秋之月，申嚴百刑，亦順陰而肅殺也。古人有云：「奸偽者與造化俱生，自然之氣也。」是知掩義隱賊，出自帝鴻，毀信廢忠，生於少昊。以今海內之廣，何得全無奸偽？天皇踐極以來，恒已寬仁被物，故中外禔福，區宇乂安。以太平之時，闡和平之化。若其政察，非所謂上遵元老之風。伏請稽諸彝典，暫回聖慮。臣識不及遠，輒申愚見，懼不瓦合。伏增戰栗。

諫蕃官仗內射生疏

臣元超言：臣聞春蒐夏苗，前王之令典；教兵訓卒，有國之宏規。伏維天皇以欽明馭寓，中外禔福，暫因農隙，駐蹕近郊，一物一事，並從減省，在公在私，莫不幸賴。時惟令月，景淑風和，宸襟有豫，百靈胥悅。臣曲荷恩徽，重得奉陪鸞駕，下情欣躍，實倍恒品。但以馳原赴草，親行聖躬，飛蒼走黃，頗留神矚。控權奇之馬，逸影雲趨；矯徬徨

之箭，雄飛星落。上截飛鳥，下斃狡兔。唯恐朽株蟻垤，不宜輕之。千金之子，猶有垂堂之誡；萬乘之尊，豈忘銜橛之慮？又諸蕃首領，參豫羽獵，天皇以德綏懷，遂以操弓持矢，既非族類，深用為虞。臣雖庸劣，嚐聞前古，今冒死以為言者，非謂出之敢諫，惟望經川穀不測之地。入叢林可畏之途，緣龍馴以揚鑣，儼風輿而按節。三韓雜種，十角渠魁，勿使咫尺天顏，處於交戟之外。虔思宗廟之重，允副黎元之心，凡在懷生，幸甚幸甚。臣之性命，惟天皇宥之；臣之冠冕，惟天皇賜之。謹冒死以聞。

諫皇太子箋

臣元超啟：臣聞位隆載鼎，居之者匪易；業峻承祧，守之者為重。何則？天下之本，屬在元良，曆選前修，藹尋往傳。伏惟殿下畫堂凝祉，幼彰岐嶷，雕宮誕睿，夙擅溫文。大孝因心，不由於外獎；深仁植學，惟稟於自然。故能聿膺景福，式光正緒，皇基永固，宸構克昌。加以識贍機物，天姿獨秀，生知之量，振古莫儔。比者監守務殷，親覽政事，所關視聽，決斷如流，凡在朝野，僉論歸美。況臣委質階陛，齒跡宮闈，恭聞喜躍，實百恒品，區區所望，惟願盛德日新，勵茲三善，無忘四術，率土蒼生幸甚。

見去年之內，數召學士等入，討論經籍，亹不倦，此之令問，播於邇遐，在外聞者，誰不欣然？今夏已來，接對遂簡，講藝之道，有謝曩時。臣之事君，在於無隱，敢緣茲義，輒獻愚忠。但臣知識庸淺，未足以發明雅訓，求之史傳，請揚搉而言焉。昔漢苑招賢，高軒洞敞，曹園愛客，飛蓋連陰，此乃副君之待士也。亦有推心鄭眾，每佇於諮詢；降禮桓榮，用承於誨命，此則副君之尊師也。魏太祖征并州，留太子在鄴，頗出畋獵，崔季珪進而諫曰：「盤於遊田，書之所誡；魯侯觀魚，春秋譏之。周孔之格言，二經之明義也。深惟儲副以身為寶，今忽馳騖陵險，誠有識者所以惻心。惟太子燔翳捐畢。以塞眾望。」太子報曰：「昨奉嘉命，廣開正路，翳已壞矣，畢亦去焉，師傅之言，實獲我心。」晉明帝之在東宮，中庶子溫嶠、中舍人阮放諫馬射曰：「臣聞千金之子，猶不垂堂，以萬乘之貳，若有駭馴之艱，豈可不熟念？殿下縱一日之娛，忘萬代之基，凡人猶知其不可，況在聖明。」太子答云：「省所陳，明卿等動靜數示。」此則副君之納諫，不以為嫌者也。非獨一時之美事，固亦千載之芳猷。且思患預防。著於易象；樂不可極，陳之禮經。列聖典謨，可為龜鏡。殿下昔在藩邸，時以打球為戲，當此之日，已經墜馬，近取諸身，足為深鑒。

又陛下仁孝之德，聞於四海，自車駕發後，天慈許入苑內，臣竊惟殿下之意，既承恩旨，始複出遊，適以上副聖懷，非徇盤遊之樂。固以苑囿之地，草樹極深，絕磴危嶠，往往

而有。控纖離之馬，影逾流電；擁太阿之劍，氣駭奔星。截輕禽，逐狡兔，倘有衝動之變，雖悔何追？如戶奴等色，非是一種，或反逆之裔，或破亡之餘，夷狄遺鬼，兼在其數，密計凶謀，理難懸測，忽有潛心翳薈，侍衛不虞，白龍魚服，事出慮表。臣每一思至此，魂爽飛越。夫為人子者，不登高，不臨深，恐近於危辱也。故樂正子春下堂傷足，數月不出，猶有憂色，弟子問之，子春曰：「君子跬步不敢忘孝之道，是以有憂色也。」子春匹夫，尚知愛其身體，儲後之尊，何可以不慎焉？儻馬逢驚佚，微致毀傷，豈不上貽二聖之憂，下乖兆人之望？伏謂打球馳射，深是危機。

天后所賜誡書，殷勤至切，網羅今古，罕得名言，竊循旨要，在於披懷虛己。書云：「山林隱逸，草澤高人，總萃春坊，冀朝夕設對，采其匡讚，廣納忠規，機務之餘，遊心墳籍，瑩襟靈於藝圃，散耳目於書林，披帙橫經，克勤無怠。」此之至戒，亦何不思？殿下敦崇儒術，闡揚文藝爰置學士，獎拔人物。應斯舉者，若登龍津，莫不延頸企踵，恩承顧盼，皆願墮肝膽，露款誠。布衣之交，一言相托，尚有懷知己之遇，銜國士之恩，殿下數存接引，與其切磋道義，竭忠進善，必日有異聞，則玉裕彌光，金聲自遠。頃日時景炎燠，不敢望以引召，今高秋戒序，景物漸涼，伏乞聽政餘閑，留情墳典。所讀班史，請畢殘功，前者別敕，賜物，本錄殿下書進時，請臨池染翰，使筆力轉遒。仍請逐月一兩度，總喚學士，因為設食。文學張君相素明莊老，命之談說，能暢元風。殿下假以溫顏，人各申其藝業，鉤深理窟者思憤懷蛟，摭實詞條者文成吐鳳，此亦一時之奇觀，可以澡慮怡神。預在宮僚，人知自效，便僻取容者疏之。正直不撓者親之。棄不急之務而省遊娛，絕無益之欲而敦節儉。以儒墨為城池，翱翔其際；以禮義為幹櫓，棲息其間。一則遵天后誡書，不敢失墜；二則挹古人遺範，有所發揮。豈不美歟？豈不盛歟？

殿下居養德之辰，天下屬望，聰明睿智，何所不察？若稍加引納，實廣德音。臣曲荷財成，濫蒙委任。雲雨之施，預霑於品物，邱山之恩，久越於涯涘。懼速官謗，罔寘心靈，不揆謏聞，輕陳短見，庶同纖壒，同敢類涓埃。所冀增山之高，裨海之潤，臣元超頓首頓首，死罪死罪。謹言。

孝敬皇帝哀冊文

維上元二年夏四月己亥，皇太子宏薨於合璧宮之綺雲殿，年二十四，五月戊申，詔追號謚為孝敬皇帝。八月庚寅，轉遷葬於恭陵。有司奏哀冊，文曰：

赫矣皇統，昭哉帝謨。光膺寶曆，大啟瑤圖。昌原緬鏡，隤耻不渝。欽惟妙質，誕靈居

震。若木資芳，咸池毓潤。韶襟日湛，英姿嶽峻。裕玉摛華，館金協韻。肇外作翰，爰歸養德。衢室成規，軒庭稟則。聖敬斯踐，溫文匪忒。傍照四方，下貞四國。虔誠問寢，鳴謙齒胄。洞掩儒城，橫披禮囿。璧流揚彩，環林褰秀。飛遁來儀，鴻生入授。率性謂道，攸縱自天。明逾視牘，文冠題鞭。裁山聳仞，締席開延。絕簡時繹，精義咸甄。豪飛紫露，言控曬泉。務殷監撫，寄深社稷。鮑俎不陳，龍雋在側。聰達有裕，（闕一字）婉兼極。瑜佩增輝，金華動色。乾慈衍渥，乃眷儲皇。惟天下之重器，將釋負於岩廊。竭因心之孝，辭受終之禮。踏厚載以兢魂，層穹而攬涕。衝旨逾懇，神鑒不留。少微告（闕），大漸無瘳。方劭尊師之業，奄從賓帝之遊。嗚呼哀哉！大象潛運，灰飛緹幕。輕霜霣兮文梓寒，高飆起兮仙桂落。未戢歸（闕一字）之燕，空對棲關之鶴。嗚呼哀哉！玉露獻兆，蜃隧合陰，拖儀旌之委鬱，翊羽騎之森沈。轢湯渠而回騖，指亳轍以遙臨。楚挽驚而疑斷，悲笳咽而複尋。蕭索動風雲之氣，蒼茫感天地之心。嗚呼哀哉！流日黯以西傾，奔川淼而東度。地擬橋山之曲，（闕一字）如（闕一字）陌之路。攀宇宙而無追，仰音顏以纏慕。嗚呼哀哉！瀛區有變，天柱終飛。懷蒼梧而日遠，望白雲而不歸，沈沈隴樹，漠漠泉闈。竭（闕一字）音而載筆，藹千祀而騰徽。嗚呼哀哉！

薛仁貴

仁貴，絳州龍門人。貞觀末，太宗親征遼東，仁貴應募從軍，累擢右領軍中郎將。顯慶中以功封河東縣男，乾封初進平陽郡公，開耀中拜瓜州長史右領軍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。永淳二年卒，年七十，贈左驍衛大將軍幽州都督。

請釋泥熟家口疏

臣聞兵出無名，事故不成，明其為賊，敵乃可服。今泥熟仗素幹，不伏賀魯，為賊所破，虜其妻子。漢兵有於賀魯諸部落得泥熟等家口將充羨者，宜括取送還，仍加賜賚，即是矜其枉破，使百姓知賀魯是賊，知陛下德澤廣及也。

裴孝源

孝源官中書舍人。

貞觀公私畫史序

虙犧氏受龍圖之後，史為掌圖之官，有體物之作，蓋以照遠顯幽，侔列群象，自元黃萌始，方圖辨正，有形可明之事，前賢成建之跡，遂追而寫之。至虞夏殷周，及秦漢之代，皆有史掌。雖遭罹播散，而終有所歸。及吳魏晉宋，世多奇人，皆心目相授，斯道始興。其於忠臣孝子，賢愚美惡，莫不圖之屋壁，以訓將來。或想功烈於千年，聆英威於百代，乃心存懿跡，默匠儀形。其餘風化幽徽，感而遂至，飛淤騰竄，驗之目前，皆可圖畫。且夫藝有精深，學有疏密，前賢品錄，益多其流。大唐漢王元昌，天植其材，心專物表，含運覃思，六法俱全，隨物成形，萬類無失。每燕時暇日，多與其流商確精奧。以餘耿尚，存賜討論，遂命魏晉以來前賢遺變所存，及品格高下，列為先後。起於高貴鄉公，終於大唐貞觀十三年，秘府及佛寺並私家所蓄，共二百九十八卷，屋壁四十七所，目為《貞觀公私畫錄》。又集新錄官庫盡總二百九十八卷。三百三十卷是隋室官，十三卷是左僕射蕭瑀進，二十卷楊素家得，三卷許善心進，十卷高平縣行書佐張氏所獻，四卷褚安福進，近十八卷先在秘府，亦無所得人名，並有天和年月，其間有二十三卷恐非晉宋人真跡，多當時工人所作，後人彊題名氏。時貞觀十三年八月望日序。

韓瑗

瑗字伯王，雍州三原人。貞觀中累官兵部侍郎，襲爵潁川公。永徽中遷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，拜侍中兼太子賓客，為許敬宗、李義府所譖，左授振州刺史。顯慶四年卒，年五十四。神龍元年，武後遺制復其官爵。

理褚遂良疏

古之聖主，立諫鼓，設謗木，冀欲聞逆耳之言，甘苦口之義，發揚大化，裨益洪猷，垂令譽於將來，揚休聲於不朽者也。伏以褚遂良運偶昇平，道昭前烈，束髮從官，方淹累稔，趨侍階多歷歲年，不聞涓滴之愆，嘗睹勤勞之效。加以竭忠誠於早歲，罄直道於茲年，體國忘家，捐身狥物，風霜其操，鐵石其心，誠可重於皇朝，豈專方於曩昔？且先帝納之於帷幄，寄之以心膂，德逾水石，義冠舟車，公家之利，言無不可。及纏悲四海，遏密八音，竭忠國家，親承顧托，一德無二，千古凜然。此不待臣言，陛下備知之矣。臣嘗懷此心，未敢聞奏。且萬姓失業，旰食忘勞，一物不安，納隍軫慮，在於微細，寧得過差？況社稷之舊臣，陛下之賢佐，無聞罪狀，斥去朝廷，內外氓黎，咸嗟舉措。觀其近日言事，披誠懇惻，蓋欲推陛下之德，先於堯舜，懼陛下之過，塵於史冊，而乃深遭厚謗，重負鬼言，可以痛志士之心，損陛下之明也。臣聞晉武宏裕，不貽劉毅之誅；漢祖深仁，無恚周昌之直。而遂良被遷，已經寒暑，違忤陛下，其罰塞焉。伏願緬鑒無

辜，稍寬非罪，俯矜微款，以順人情。

韋悰

悰，貞觀中官御史，遷右丞。

彈奏秦英文

竊以大道鬱興，衝虛之跡斯闡；元風既播，無為之教實隆。未有身預黃冠，志同凡素者也。道士秦英，頗解醫方，薄閑祝禁，親戚寄命，羸疾投身，奸淫其妻，禽獸不若。情違正教，心類豺狼。逞貪競之懷，恣邪穢之行。家藏妻子，門有姬童。乘肥衣輕，出入衢路。揚眉奮袂，無憚憲章。健羨未忘，觀徼在慮。斯原不殄，至教或虧。請置嚴科，以懲淫侈。

李淳風

淳風，岐州雍人，明步天曆算。貞觀初授將仕郎，直太史局，累遷太史令。高宗朝封昌樂縣男，改秘閣郎中。咸亨初官名復舊，仍為太史令。卒年六十九。

上靈台候儀奏

今靈台候儀，是魏代遺範，觀其制度，疏漏實多。臣案《虞書》稱，舜在璿璣玉衡，以齊七政。則是古以混天儀考七曜之盈縮也。《周官》大司徒職，以土圭正日景，以定地中，此亦據混天儀日行黃道之明證也。暨於周末，此器乃亡。漢孝武時，洛下閎複造渾天儀，事多疏闕。故賈逵、張衡，各有營鑄。陸績、王蕃，遞加修補。或綴附經星，機應漏水；或孤張規郭，不依日行。推驗七曜，並循赤道。今驗冬至極南，夏至極北，而赤道當定於中，全無南北之異，以測七曜，豈得其真？黃道渾儀之闕，至今千餘載矣。

議僧道不應拜俗狀

竊以三辟之重，要君者為上（彈曰：沙門承恩入道，非曰要君）；五刑之極，非孝者無親（彈曰：親放出家，詎為非孝耶）。是以悖德悖禮，為大亂之本源（彈曰：僧等動依經教，非悖德禮也）；唯敬唯忠，乃經邦之正軌（彈曰：儈等雖形闕奉親而內懷其孝敬

也，禮乖事主而心戢其恩忠也）。至於老教虛靜，資柔弱之曲全；釋典衝和，常不輕為普敬（事如左威衛議中彈）。未聞傲慢君親，矜誇眾庶（彈曰沙門身具佛戒，形具佛儀，人天自仰，寧是矜傲），可以敦風勵俗，安國寧家者也。今令道士女冠儈尼恭拜君親，於佛道無虧（彈曰：經云拜君揖君，拜親揖親，行敬違教，孰曰無虧），複從國王正法，大革前弊，深廢澆訛（彈曰：以順法為訛弊，用違教為廢革，可謂首燕適越，背道逾多也），使其永識隨順之方，更知天性之重。謹議。

太元金籙金鎖流珠引序

《太上三五太元金籙》者，即元如天尊傳太上大道君也，號高聖太上玉晨元皇大道君。道君傳紫清太素高虛洞曜三元上道君。君傳紫晨太微天帝道君，君傳紫明太徽九道高元玉晨道君。又傳太上老君，太徽天帝君之下，玉晨道君傳紫元太微八素三元元晨元君，君傳紫微元靈龜台九靈太真元君。君傳太靈上霄飛晨中央黃老君，君傳太元東霞搏桑丹林大帝上道君。君住搏桑，傳二十真人，中土絕傳。紫晨太微天帝道君傳上清太平金闕帝晨後聖元元玉皇上道君。前聖太上道君稱萬道之主，號曰虛皇。後聖太上老君稱萬道之君，號曰玉皇。自有金闕，帝君官臣具足，亦如世人君人臣之任，各有主掌，天宮九野皆周也。君姓李，名聃，字伯陽。改《金籙》名之曰《太元三五金鎖流珠》，經籙正論履鬥步綱之要籙有八十六篇四十三卷。上詣太上老君號高聖太上玉晨元皇大道君，請此四十三卷下傳世人，係代為真君。真君願度十天世界為上天神仙，都玉京，稱玉皇上帝也。以自撰略為一十五卷，正經及掌訣圖書論步綱躡紀之事，總號之《金鎖》大名，次《流珠》，次《飛步天綱》，次即《禹步地紀》。傳二十卷與尹君，君號後聖大法師左上卿。卿傳方諸大真人，皆佐後聖。聖又傳後聖太師太微左真保皇道君。後聖又傳九微太真玉闕上相大司命高晨師東海玉明青華小童道君。後聖君又傳後聖上保司南極大丹元君紫元夫人。夫人有二人，一紫微夫人，姓李，後聖君第三女，曾事清河王君小子也。子為周穆王上宰相，年百年而已性不於道著功。夫人勸行履鬥之法，不行也。君又傳白山太素真君。後聖君又傳後聖上宰西極總真王君。總真傳南極南嶽真人左仙公太虛上真赤君，又傳侍帝晨領五嶽司右弼王桐柏真人。王君佐後聖君。後聖君再授元洲二十九真人，各主諸方界闕。奏合有仙功著仙，聞於太平金闕。後聖君便令教試，依功給道，可仙給仙，可真與真。其中除仙真外，亦有三等。上等著功者。第一等者修身慎行，謹言無妄，修煉真心，好樂經典，讀誦立功，香火連宵，與人治患。更遇六甲神符，服而年深，且得不死，人中之仙矣。再修得遇仙師授此圖經，方以履步綱鬥，亦得為真人神仙。第二等者好煉金石，以為真至之藥，效人疾病，堅身理藏，服餌於山間林藪，亦遠萬壽，百年不死。死後亦不為下鬼，便得托生，受其本福。第三等誌心好道，隨從明師，不遠

萬里，舍心供力，不憚勞苦，年月深遠，師自與言功記備，即教此經。傳授之後，誌心修行，卻獲功德於師，先得關奏後聖，當與給道，補為真人者多矣。此三等說，後聖告正一真人及部真王君。金闕聖君又授紫微左夫人，又下教授二十四真人，昇天為二十四玉京左右金闕上真宮御史臣。又使王君總真下校授茆盈、李仲甫等為司命君，令教合道之誌者，當以教之。盈以訓二弟及二許楊左六人，盡以授修行此經也。後以諸方仙真得者皆因此經。或以天尊上真前聖虛皇上帝大道君授付，或以前聖太上大宰道君所傳，後聖元元玉皇帝大道君或分身再傳，或以後聖大宰天師總真係代相授，賜拔宅妻子俱昇，如此得仙真之眾，或隱去，或見白日上昇者，人數蓋多，不可一一而書記也。今以略舉相繼，以為引首之目，敘其前聖後聖金口所傳金籙玉圖流珠，示引次用前後，合行用依科排比篇名，一一圖分折其秘要內訣，引入其大道之門。修行得者，繼代付授後學高賢心命合仙之士，即不得妄傳非人。此引黑書者老君所授，赤書者後聖君再言天師受告及王君傳錄。具一一注於書後，篇目一一隨卷題配之。

乙巳占序

夫神功造化，大易無以測其源；元運自然，陰陽不可推其末。故乾元資始，通變之理不窮；坤元資生，利用之途無盡；無源無末，眾妙之門大矣；無窮無盡，聖人之道備矣。昔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則觀象於天，俯則觀法於地。觀鳥獸之文，與天地之宜，近取諸身，遠取諸物，於是始畫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類萬物之情，故可以探賾索隱，鉤深致遠，幽潛之狀不藏，鬼神之情可見，允符至理，盡性窮源，斷天下之疑，通天下之誌，定天下之業，冒天下之道。可久可大，逾遠逾深，明本其宗致在於茲矣。故曰天垂象，見吉凶，聖人則之；天生變化，聖人效之。法象莫大乎天地，變通莫大於四時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，是知天地符觀，日月耀明，聖人備法，致用遠矣。昔在唐堯，則曆象日月，敬授人時。爰及虞舜，在璿璣玉衡，以齊七政。暨乎三王五霸，克念在茲。先後從順，則鼎祚永隆；悖逆庸違，用語社稷顛覆。是非利害，豈不然矣？斯是實天地之宏綱，帝王之壯事也。至於天道神教，福善禍淫，譴告多方，鑒戒非一。故列三光以垂照，布六氣以效祥。候鳥獸以通靈，因謠歌而表異。同聲相應，鳴鶴聞於九皋；同氣相求，飛龍吟乎千里。兼複日虧麟鬥，月減珠消，暈逐灰移，彗因魚出。門之所召，隨類畢臻，慶之所授，待感斯發。無情尚爾，況在人乎？餘幼纂斯文，頗經研習，古書遺記，近數十家，而遭大業昏凶，多致殘缺，泛觀歸止，請略言焉。夫神妙無方，義該萬品；陰陽不測，事同百慮。故景星夜煥，慶雲朝集，二明合於北陸，五緯聚於東井。此乃表帝星之聖德，順天下之嘉瑞也。孛氣見於夏終，彗星著於秦末，或狗象而東墜，或蛇行而西流。此則呈執政之酷暴，逆生民之禍應也。殷帝翦發，沃澤千里；宋公請殃，

熒惑退舍。此則修善之慶，至德可以禳災也。劉裕作逆，以長星為已瑞；母邱起亂，以蚩尤為我祥。此則覆災之咎，逆招天殃者也。唐堯欽明，懷山襄陵；殷湯聖政，焦金流石。北猶日在北陸而沍寒，日行南陸而炎暑，月麗箕而多風，月從畢而多雨。此運數之大期，非關於治亂者也。荊軻謀秦，白虹貫日；衛生設策，長庚食昴。魯陽麾指，而曜靈回駕；荀子道高，而德星爰聚，此則精誠所感，而上靈懸著也。黃星出漢，表當塗揖讓之符；紫氣見秦，呈典午南遷之應，妖象著而殃鍾齊晉，蛇乘龍而禍連周楚。熒惑守心，始皇以終；流光墜地，公孫遂隙。此則先形以設兆也。使流入蜀，李郃辨其象；客氣逼座，嚴陵當其占。芒碭之異氣常存，春陵之火光不絕。或祲星楚幕，氣兆晉軍。此則當時旌象也。周衰夜明，常星不見；漢失其德，日暈晝昏。女主攝政，遂使紀綱分析；權臣擅威，乃令至柔震動。景藏飛燕，地裂鳴雉。此則後事而星驗也。是乃或前事以告寧，或後政而示罰，莫不若影隨形，如聲召響，凶謫時至，譴過無差，休應若臻，福善非謬，居遠察邇，天高聽卑，聖人之言，信其然矣。是故聖人寶之，君子勤之，將有興也。谘焉而已，從事受命莫之違。然垂景之象，所由非一，占人管見，異矩別規。至如開基闡業，以濟民俗，因河洛而表法，擇賢達以授官，則軒轅唐虞重黎羲和其上也。疇人習業，世傳常數不足，其所守妙賾可稱，巫鹹石氏公唐昧梓慎裨灶其隆也。博物達理，通於彝訓，綜覈根源，明其大體，箕子子產其高也。抽秘思，述軌模，探幽冥，改弦調，張平子王興元其枝也。沈思通幽，曲窮情狀，緣枝反幹，尋源達流，譙周管輅吳範崔浩其最也。托神設教，因變通獎，亡身達節，書理輔諫，穀永劉向京房郎顗之其盛也。短書小記，偏執一途，多說遊言，獲其半體，王朔東方朔焦貢唐都陳卓劉表郃萌其次也。委巷長情，人間小惠，意唯財穀，誌在米鹽，韓楊錢樂其末也。參同異，會殊途，觸類而長，拾遺補闕，蔡邕祖恒孫儉化庾季才其博也。竊人之才，掩蔽勝已，諂諛先意，讒害忠良，袁充其酷也。妙賾幽微，反招嫌忌，忠告善道，致被傷殘，郭璞其命也。自古及今，異人代有，精窮數象，鹹司厥職，或取驗一時，或傳書千載，或竭誠奉國，或嘉遯相時，隱顯之跡既殊，詳略之差不等。餘不揆末學，集其所記，以類聚編而次之。采摭英華，刪除繁偽，小大之間，折衷而已，始自天象，終於風氣，凡為十卷，賜名《乙巳》。每於篇首，各陳體例，書不盡意，豈及多陳？文外幽情，寄於輪廓，後之同好，幸悉予心。

大怪書序

夫天災時多，示有國之大端；鵬吊用言，為士民之妖怪。一則作興衰之先兆，一則垂警戒之別途。陰陽有蹇驗之時，人倫犯淫邪之蠹，今古常事，不必無之。竊慮元蟲難究，厭謝無方，遂乃采風俗之見聞，證先賢之事實，並諸符錄，目曰怪書。恐寢湮於萬古，

故招摭為一家。宣尼有不語之文，民難登其壽域；譙子造五行之諜，事多中於國家。覽之者無貽亂神之譏，謹序。

玉曆通政經序

夫天地昭然，略無差忒，思測不至，占乃無驗。苟能窮神知化，視象玩占，何所不驗歟？立占之法，本非襲休徵以塞咎。故世治國安，指象為災，為君所戒，以保邦於未危，世變國亂，推象探意，訾數究機，以處身於無禍，乃安中間危凶中閑吉之謂也。通政經敷陳占條，列例眾論，非無指歸，蓋以天象垂變，察乎時政，與上象意相符者為陳，則占無不驗也。又豈特拘指，豈雲虛言為一時之應歟？故明列二十八舍列星三垣天地所主之事，所司之分，陳其休咎，以五緯二曜，變犯入守，五相加臨，以取專應，故不書往者之占，亦同為比類矣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